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 葛洪稚川撰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舌。而無駒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闡覽。借耳以廣聽。誠湏有司。是康是贊。故聖王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壑。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為而治。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挽之由也。然未嘗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擧穎拔萃之後。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濶。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詔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信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名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平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淳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營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廉。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藏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

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兔罝之隲。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翫藏器以待價。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遠逸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遠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棄鷗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蓋偽榮顯則英傑潛迹高概恥與闕耻為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賓舉任並譏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檮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噭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儉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閭宦用事羣妾專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又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齋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貴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倣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密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偉各債其僚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水炭忘直之人。

憎於非黨力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曹門獲商臣之諫。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殞筆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遂波而流者。要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革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覩之或變。令漢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宣有方乎。士有幸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囁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眚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賄媚流而舉所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

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苟日復用者。曹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貞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私。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復。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繫繫束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渴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鏡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十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

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鉤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仕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
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社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
况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
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
徇。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荀勗、劉
德，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倘使非漢武之世，則
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
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
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璧，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駕蛇於華夷矣。今若
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
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
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
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
中封閉之，臨試之時，至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
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舉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囑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

可欺不待人之不欺已也。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憒憒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跎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淺而不心。楊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聞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宦，而不論德，或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劣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鷁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水吐華，失之則當春崩憊，余代其躊躇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擊之遇赦，其不可也。則悽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耶？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金感。

俗士不汲汲於舉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蓄務本求已。而偏徇高友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獄峙獨立者。為滻吝疏拙。以奴顏婢膝者。來去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流遁。遂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娛於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袞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禮。叔參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手。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木賤也。而多有下意怡頤。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鉤。何其違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贍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存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上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義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時。失其名輩。結讌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寵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鉤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寡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廳之蘭乎。且夫士亦損於夜光之寢。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

蘭亭。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本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
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范之而悞者譬如陰朽樹之破筈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
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
以千計。猶蚕虱之積乎衣。而齧蚊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鄒林之墮朽
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
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華。或憎愛異心。或感合哀離。或
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水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宣
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
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硯迷不教。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
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
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眾。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屬近本。短於鑒物者。務廣
其效。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
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鵠鶴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無此物哉。亦
直言其無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
之靈。大塊之區。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駿。加之以天挺雋嫋。諸戲弄之事。彈棋博奕。
皆所惡甚。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穀。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

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如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歟。又欲加勉之以學問謙之以馳競。止其矯誦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豈方正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好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私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湏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匏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平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忠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瓊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漫實湧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稊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恆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然虛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列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忘素情之惆歎。或嗟吁懈。皆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

之變。屢攜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鵠鳥同枝。麟廬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
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閭同處。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道可得聞
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
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
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
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諱。內遺心競之累。夫
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
歡變為篤恨。接後化成讎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鑾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
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見尊卑禮讓。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其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妾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暑。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
之名。於秉勢之口。獲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微力
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父。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
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
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十七

抱朴子曰。鰥裏於交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

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鵠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擘也。而不能修農商。危饑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搞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插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矣。故姜牙賣魚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槐。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哀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瓊囊。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錢。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臚。訕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窬之謠。

自晦明並懸象。玄鑿表微者。馬能披泥抽渝玉。澄川掇沈珠。裁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
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况乃潛於草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其治績。
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蔡顯陷之。和氏所
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
合篤好之物。猶獲罪藏蹕。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
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謠。先形
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荐。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
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
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
子西。大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宋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緣玄紵。非陶猗不
能市也。干鈞之重。非貲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體。取見舉
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龍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剝節於流
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為勿用。赤刀之鑄。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
闕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詰。樂以忘憂。盡羨義和之末景。多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達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車迹不輶。如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異亮大夫。佚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北山發凌風之謡。潛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動陰當已聲揚周極。故壽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腳不能到也。楹棁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鷗鴻之翅未之及也。况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忽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昧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跡。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璫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鬻高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内。吐琳瑯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壁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大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大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驥。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鮒不居牛迹。大鵠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駭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相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予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

冥緬混茫。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繼絕乎盈虛之會。退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元兆之中。整己然者不逮原本乎立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氣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駕險者執束於淳沾。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乃噬渤海。吞百川而不盈鮑鯉。踰悅於泥淖。赤螭凌厲乎高宣。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湏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以修鳴。驥驥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尚父見逐於恩媼。范生來辱於漏籧。苦怪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鷩而紂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穢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鸚者。

非余罪也。大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靡欲者。無間之至也。時至道行。若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肝脾上。忘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

真八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食餐得志。名不準實。賣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軒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達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渾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貲者。雖至珍而難集。鳴鼓以徇之者。雖見破而易盡。比之材也。則根結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重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剝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蠻蛇騰於雲霄。失實賣者。羣孽淪乎九泉。於是斥鷄凌風以高奮。靈龜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勃高切獨。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途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免。自然之理也。夫賢常

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僕人相汲引而榮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地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駕蹇矯首於瑣。瑣名蠶。駿驥委收乎林坰。彼已戶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其斂。或逆鼠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鈞。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勵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削。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別剝之。猶未愴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嶷然特立。才達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勃已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結否。而不恨恨力尚也。安肯慨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歛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

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掩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腐鼠於蹊鵠，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糁。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脛。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湏也。德薄位厚。劣父也。名與實違。弟親也。榮華馳逐。弟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高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薄。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齊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亦目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鞶鞚刀鞬。歌恣喋鼙。高之鑿芳萬丈。美矣鮑佩御。玄鬯傾棄而不羞。醻醴專灌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驅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潭。非夜光之不直也。由其識焉。投形虛而不繆。非敏弱之不勁也。坐其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湏蓬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芺待子預而騰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駿不服朱軒。命世不復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睡頓雲禽於千駒。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株於瓦石。釣賤於朽木。列鑰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彌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駕而求繼軌於周。